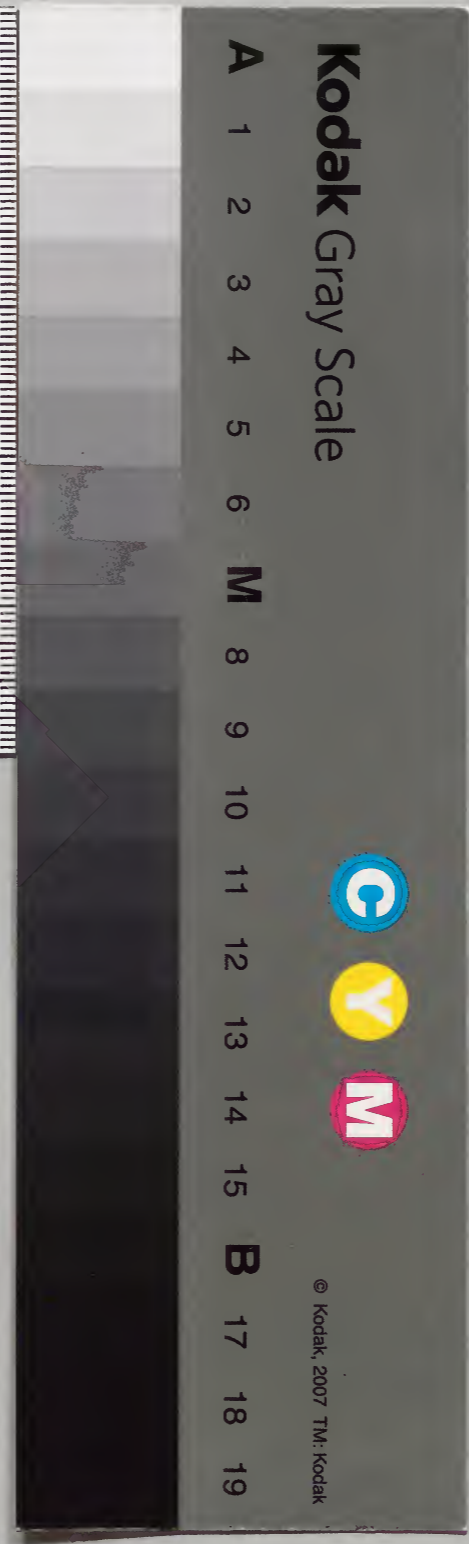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四三二七
三二六函
九四冊

内閣文庫
漢書
四三二七
三二六函
九四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27
冊數	9 (7)
函號	277 1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十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道性善意已明白稱堯舜如何稱若說堯舜均是人則均是性而若此其聖則人性之善可見此殆未足以證人性之善為何以堯為君而有象亦足以證人性之惡也愚以下文夫道一而

已矣及成觀謂齊景公一節觀之。必是說堯舜與人同是一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故註既曰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又曰聖人可學而至也。

世子疑吾言者。當時性學不明。或謂性惡如杞柳之說。或謂有性善有性不善。如公都子之問。或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如湍水之喻。而人之生。固有合下。就是聖賢如堯舜者。亦有合下。是愚不肖如桀紂者。孟子獨說性善。人與堯舜同是一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故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也。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

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個。上古聖賢也是這一個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個道理。更無聖賢是一個道理。塗人又是一個道理也。此正以解其疑也。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活落通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位。說仁義為道也。得說禮智為道也。得如是道也。何足以減。是或一道也。道字皆是活落通統字。然皆有所指。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者。以道一也。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亦以道一也。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亦以道一也。使道不一。聖賢又有一個道。則聖賢不可幾及。成醜等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為亦若是哉。故知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根性入說。猶可以為善國。言猶堪做好國。言足以為治也。然不敢許以大。有為故。僅曰猶堪做好國。猶曰亦以新子之國。○瞑眩。書旁註云。飲藥毒人。頭目昏暈也。按治深錮之疾。須以毒藥去攻他。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去病根而已。疾所謂以毒攻毒是也。若和平之藥服之。不能使人頭目昏暈。猶不服藥。決不能已疾。人之為善。必痛創猛省。克去因循之弊。如服毒藥而昏暈。然後可以去惡為善。若悠悠怠惰。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終於沉溺而已。決不足以振拔有為。○此二句承猶可以為善國說來。言雖可以為善國。然亦須其作為何如。必猛勇奮振。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若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如服藥之不瞑眩。然則不足以為善去惡。如厥疾之不瘳。亦不足以為善國矣。能自克而為善去惡。與為善國何干預。蓋為善去惡。則知修身。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家矣。蒙引可玩。

滕定公薨全

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
三年齊疏飭粥是正告世子處
小註曰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
也蒙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其分之殊者也雖然吾聞
之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其理之
一者也兩段意思都好當詳玩
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有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
所重却在君上觀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可見蒙引說是臣子都

行雖有証據覺不是本意

喪祭從先祖志言先祖尚是始初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壞法
之先祖蓋法本壞於後人非作於始初子孫沿襲之久謬為始
初也但大註不主此說不知何也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也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贊決之言當
喪禮廢壞之久子之平生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而父
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已不可以他
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末後丁囑之曰
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已無有不應者草上之風

必偃都是孔子之言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以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言夫子說的是這個委的在我不關別人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正是自盡之事百官族人可謂曰知以下是下應之也自五月居廬以下俱是叙其事與上文引孔子之言相應正見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此處見得孟子之書乃孟子自著其門人恐無此見識

滕文公問為國章

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

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維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一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蒙引曰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學校言者與恭儉皆賢君之事也恭者必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

相頌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淪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
五十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
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徹也助者藉
也可見蒙引謂夏后氏五十畝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是制常
產而貢而助而徹是取之制是就其中細分出
周人百畝而徹朱子兼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來解亦是因
下又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上看出爾然此是孟子
意思知周之徹法是如此者則因周禮遂人匠人所職而知之
也○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通貢助皆
然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
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以為貢是十分中取
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
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寔皆什一亦緊言之
爾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即周禮遂人所掌也遂人治溝洫井間
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賈疏曰一行隔
為十夫則於首為橫溝於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

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即此推之，十夫當有十遂，而皆縱首為橫溝，所以受十遂之水也。自下而上，積至十溝為百夫，則於東畔為一澮，其縱如遂，所以受十溝之水也。又自西至東，積至十澮為千夫，則於其首為一澮，其橫如溝，所以受十澮之水也。又自下而上，積至九澮而為萬夫，則於四旁為川，所以受九澮之水也。澮之橫似溝，千夫有十，而澮獨九者，意第九澮外之田，就是四旁之川，可受水不復為澮也。與蒙引圖畫差訛，失真不足憑。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即周禮考功記，匠人所掌也。匠人為溝

廣尺，深尺，曰圳。田首倍之，曰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方十里為成，中間有澮，方百里為同，中間有澮，以今觀之，井間之溝，若依小註趙氏之說，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間十字中為四澮，與蒙引所圖則與鄭註溝縱澮橫澮縱之說不合。通考載陳及之說，謂方里一井之內九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十里一成之內九四澮，兩旁各一澮，中間二澮。至於澮亦然。此雖不言縱橫，其縱橫自可意會。於賈疏未見抵牾，今因其說推之。四井為邑，四面合湊，朋幫只二井，爾每井四溝，一邑當有八溝。四邑為丘，四面合湊，朋幫只二邑，爾一邑八溝，一丘當有十六

溝四丘為甸，方八里，兩旁各加一里，治溝為方十里，即成也。四丘四面合湊，朋幫只是二丘，一丘十六溝，一甸當有三十二溝，遂於其中鑿四洫，而皆橫，以受二十二溝之水，南北兩旁一洫，中當二丘之間，各鑿一洫，是四洫矣。四甸為縣，四面合湊，朋幫只是二甸，一甸四洫，一縣當有八洫，四縣為都，四面合湊，朋幫只是二縣，一縣八洫，一都當有十六洫，四都為同，方八十里，兩旁各加十里，治洫共一百里，所謂同方百里是也。四都四面合湊，朋幫只是二都，一都十六洫，一同當有三十二洫，遂於其中鑿四澮，而皆直，以受三十二洫之水，東西各一澮，中當二都之間，各鑿一澮，是四澮矣。此據陳氏之說推之，想是如此耳。貢助二法大較是如此，然鄉遂所以用貢，都鄙所以用助者，又各有說。小註陰氏通考陳氏皆謂鄉遂平曠之地，可畫萬夫之井，都鄙包山林陵陸在內，故隨處畫為井田。朱子則謂鄉遂以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九一之法。馬氏通考又謂行助法之地，必須平地之田，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隍，截長補短，然鄉遂宜行助法，而反行貢，都鄙宜行貢法，而反行助，蓋助法九取其一，重於貢，貢法十取其一，輕於助。今以愚見，貢法是十分

中取一助法則十一分中取一又輕於貢矣馬氏之說殆未必
然陰陳之說若近似然若謂鄉遂平曠之地可行井田法亦未
為不可要亦未的然可據看來只當以朱子之說為是○周禮
鄭註畿內用貢法者郊遂及公之邑吏旦夕造事為其促之以
公使不得而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
暴稅民無藝此謂未敢盡以為然為諸侯之國亦有鄉遂都鄙
故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滕亦有鄉遂
也

言法十中取一似重於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
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又鄉遂之法五家為閭五
人為伍是家出一兵井田之法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五百一十
二家方出兵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是不及七家給一兵又甚
輕於鄉遂者蓋鄉遂之地既饒其兵又止於衛王室無征行之
勞故其役重都鄙之地既磽其民又有征行之苦故其役輕朱
子所謂悉調者不用者不悉調是也先王立法各有深意
引龍子之言是欲文公行助法其言莫不善於貢蓋當時諸侯
行法之弊非夏禹之舊也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較量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

常法也。如一畝田有歲收二石者，有歲收一石五斗者，有歲收一石者，則就中較量，使其以有餘補不足，只作一石五斗算。收二石時，只得便宜五斗，或只收一石時，可以補之，是為適中。遂十中取一，取一斗五升而貢於上，就立做常法，使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然年歲不常有收，下穀一石，持有全無收時，皆必責其本數，所以其弊如龍子所云也。然法在夏禹，不為弊者，先王於民有察豐缺，蠲租補助之政。戰國之時，則無此矣，所以為弊也。

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行之，一句意含

只是未行助法耳。遂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亦緣上文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教文公兼設也。意周制是如此，故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文獻通考載項氏松滋學記，謂周人兼用三代之學，內建四學，或本乎此，但以庠屬虞，序屬夏，校屬周，與此不同。蓋本王制與記耳。王制與記出於漢儒，不知何據。庠雖以養老為義，序雖以習射為義，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名學耳。

蒙引曰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
所在而酌立之鄉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
其不能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愚按古人建學惟在於明人
倫使民親於下爾其間俊秀成材者則升而用之今之學校唯
欲養士以待用已無古人教民意思至其所以教之又只是區
區文藝之末非古人所以造士之舊矣
孟子告齊梁之君則曰可以王至滕文公只說為王者師再進
之亦只曰新子之國可見言有斟酌不是過疎

孟子之言教養並舉文公獨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後
可教也孟子合下就說民事不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
亦惟只此為問孟子亦惟只此告之也
田分田制祿是尋起前面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說無君子莫治
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
請野人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請行周之徹法也
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
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王家所用集註謂其貢法不止於什一
以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知之也蓋當時正行貢法若只是什
一孟子不消如此說

饒氏曰圭田餘夫亦只是百畝中授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蒙引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此亦井田之制也此井田法外之制但是分田制祿之外爾圭田則都在井田之中而末有所屬中分之為五十畝餘夫則或是都鄙之田或鄉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個二十五畝也鄉以下自鄉以至下士皆五十畝也

死徙無出鄉一節言井田之法有以善乎民俗也方里而井九百畝節則言井田形體之制所以終惟助為有公田請野九一而助之意也看來孟子告文公還重在助法上貢法亦帶說爾觀上文註曰當時非惟助法不行貢法亦不止什一、意自可見

蒙引曰潤厚而不硬也澤滑而不澁也推此義可見但凡論古制後面都着用意此意方好饒氏曰前面記底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要融會變通又曰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井田之說夏五十畝殷增為七十畝周又增為百畝朱子及金仁山皆疑其更擾費力愚以博氏之意推之孟子之言始可信而無容疑蓋井田其制已久非但始於商詩稱信彼南山惟禹

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見井田之法夏時已有井至殷始制也但夏人無公田謂五十而貢則一井之田授十八家每家五十畝耳殷人七十而助則一井之田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十二家授之每家不穀七十畝其數不能恰好然大意不過如此以是觀之孟子之言信為可據不可以不見周禮而疑之也

井田之說見孟子經綸手段雖不見周禮而大意與之暗合其間雖不盡同皆其瑣、不必論也參以濶澤之語可見矣此所為經綸之活法使孟子得周公之位其斟酌損益又當有一番制作與周禮並傳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信然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衣褐衣也、捆屨織席以為食、也此其所為道、欲于滕君施之治國也、曰聞君行仁政者、文公聞孟子之言、使畢戰問井地而欲行之、故許行以為欲行聖人之政而來歸也、陳相曰、聞君欲行聖人之政、亦指此而言、許行此來、是欲反孟子之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正是許行邪說之害道處、故通章節、辨之、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文之難爾、

曰否許子衣褐本以逃孟子之駁也要亦逃不得何也雖褐必
須人織也但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自
織之與則陳相無逃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子辨折之地
又曰官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為辨故又有釜甑
爨鉄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下不曰奚為不自為者以上文已
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此聖賢之筆非若後世之文
人也蒙引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段意摠謂莫道為人君者
難以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便是他這匹夫之身已不能盡
兼他技况人君一身百職攸萃乎故每詰之果不待辨而自支
離矣

以粟易械器者四句是闢其厲民自養之說且許子何不為陶
冶至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是闢其並耕之說蓋既即陶冶農夫
之交易不相為厲以見滕君之不為厲民自養又即百工之事
不可耕且為以見人君並耕其勢之不能也何為紛然與百
工交易正欲得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之語出而因以折之
此比告子生之謂性猶白之為白節尤覺警發此孟子所以為
善辨蒙引曰以朱子之正學精義而不能折服象山兄弟於一
時之語次亦其雄辨不如孟子也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言凡百器用止皆取諸其宮中不必
索之外也。有大人之事二句是承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說。治天
下大人之事也。但止說治與耕是兩事。不是上文治耕不可相
兼。意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二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
可耕且為意。再敷暢之。是舉天下而路也。下就當貼云。况治天
下而可兼為乎。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
不為屬食。於人者不為屬民。許行屬民而以自養之說之為
妄也。

天下之通義以上。是即民生日用之常來辨折。當堯之時以下。
又是舉堯舜治天下之事來辨折。益掌火。禹治水。稷教稼穡。契
敷五教。皆為治之事也。其事皆出於堯舜。堯舉舜。舉禹。益稷
契是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上
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則下文曰禹疏九河。稷教稼穡。皆舜
使也。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后稷教
民稼穡。四聖人皆不耕也。獨於禹曰。雖欲耕得乎。於教民之後。
曰而暇耕乎者。文勢所到。就見其意。以互見也。若照應上文。則

文勢不相接續矣。古人文字只取意足，不拘如此。九河之說，集註與書傳不同。新安倪氏謂書傳晚年經朱子訂正，當以書傳為定。然考楚辭亦與集註相同。吳氏程又謂今南皮縣明有索河，未聞與簡河合一。吳氏必曾經見，今定從集註為是。聖人有憂之，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記也。不是專指堯。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已，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使契為司徒，稷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真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兩層意。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摠歸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內，故註不鮮明，是斥許行自為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農夫之所為也。分人以財，謂之惠。三句是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兩句，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二句。又是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句。特別出得入難之意。以曉人使人知所重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而節與上文相承。意思大畧謂堯舜憂民固急於為治而不暇耕。要其所憂亦大。初不屑於其小者。故堯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舜為已憂。舜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固非事。而憂之也。彼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之所為也。豈堯舜之所憂哉。何也。蓋分人以財。特小惠耳。教人以善。可謂忠矣。然未仁也。惟為天下得人始謂之仁。此堯舜所以特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初不屑於其小而事。憂之也。夫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此無難者。惟為天下得人。其事始難耳。誠知得人之難。從而謹之。斯能為天下得人。而仁覆天下矣。何必屑於其小事。而憂之哉。大意是如此。○知得其人可以授天下。便把天下與他。此只爭能捨與不能捨耳。何堪利害。故謂之易。欲為天下得人。一毫少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所以難為。天下得人難。後就當繳云。為天下得人。則仁自有以被天下如此。何用於耕哉。故上註曰。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此兩節大意。彷彿如離婁章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意

引孔子稱堯舜之言。是說堯舜功業之大如許。必有所用心。然亦不在於耕。所以辨並耕之說之非也。此比上兩節。又是一意。要孟子辨許行並耕之說。意思層見疊出。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堯以不得舜而節是一意。引孔子之言。又是一意。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掇拾耕事。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待辨。關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稱陳良見其不當悖也。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背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不信師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不信師也。欲以所以孔子事之。亦不信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信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逆煞尾。一人不信師。尤得其道者言也。蒙引作三段說。依其說。則子張子夏輩。是倍師矣。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兩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亦異於曾子。不可說作不信師說。當有斟酌。夫三子欲以兩事。孔子者。事有若是。乃欲致其思。未必有倍師之意。曾子且為不可。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魯子矣

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污也秋陽燥烈而暴之乾無一此之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絲不存萬里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皜皜潔白也都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

蒙引曰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一時皆無有若也祭酒為疏

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未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穎悟不欲入從事學問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攻之千載之下即子張有靈回觀有若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曾子甚言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襲取以記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從許子之道一條蒙引曰神農始為市莽故許子又據神農而有是說也

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如紵絲一尺價銀皆一錢更無高下也然間有美惡有每尺只直銀三四分者有直一錢三四分者其間許多差等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必隨物定價斯可矣若但凡紵絲皆價一錢則人皆為四五分者以相欺誰肯復為一錢三四分極好者以濫用哉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只相率為偽上就見得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物有精粗美惡之不同今欲使皆同一價則精粗美惡俱失其平是天下從此亂也

索引曰此巨小與上文發大小者不同此巨發小發設言當精

粗美惡說愚謂觀註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句可見

孟子之時邪說獨許行之說至為詭怪無謂夫人君治天下許多事費許多心力設許多官猶不能理况欲與民並耕而治其勢得乎不知天地間如何有這樣人出來又有這等掃人來從他是不可曉今之世又有一等人倡為致良知不用讀書之說不知天下義理中間許多曲折微妙又有似是而非者惟大賢大聖方見得透徹無差其餘雖盡力講解猶不能了且有以非作是者若不辨論講求如何得明白今以孝一端言之惟舜此能盡事親之道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曾子則能養志如申生便

無所逃而待烹，曾元便只養口體，就差許多，豈都不是賢者，如何都不見得。以此觀之，則道理豈都不消講明，只捨去物欲，便自自知得，可怪可怪。又有一般人出來，送他皆不可曉，看來天地間，自來有此差異事，有此妖怪人，然許行却是能井淡薄受勞苦底人，今人為以此說，則全在富貴功利上走，又許行之罪人也。

墨者夷之章

蒙引曰：墨者以薄為道，而夷子獨泛厚，此正其一點天性之不同。民戚戚，孟子所以直用以入其教也。孟子蓋亦愛其人也。夷子是甚次第聰明，蓋曉得孟子之意，欲兩路擒獲他。若申吾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反矣。若申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厚，又無謂矣。左右皆坊谷也，乃為執中之說，騎牆之勢。曰吾之兼愛與儒者之如保赤子，何異。但儒之如保赤子，則所施當自親者始，我之獨厚亦未為倍也。蓋兩救之詞也。墨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謂愛無等差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泛厚。此吾所以厚莖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由親

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遁詞也孟子文解書之意以關之謂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無以謂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隣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

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物只有一個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

原無差等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一本也路人亦其親又一本也非二本而何抑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豈成人理哉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一條即其發於至情之不容已者以明其一本也惟其一本也故見親屍之殘毀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在他人雖有不忍之心未必如此之甚可見只一本也若見他人亦然始是二本然豈有此哉看來墨子害道尤甚夫人之愛親皆是發於天秉之至情不期然而然者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墨子視其親無異路人此心置之何地忍孰甚哉所以

孟子謂之禽獸

非為入此猶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三句意言非有所為而然也蒙引前說是也後說非為他人之子見之而然不是仁人之葬其親必有道言必從厚也曰揜之誠是也只從揜之上搭過厚葬去蓋因是而推廣之也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事

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

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

下不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

見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

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有尋之理

虞人非其招尚不肯往如不待其招而往尤遠愧於虞人矣故

曰何哉言如何其可也

蒙引曰朱子謂不忌是活句愚意是揀了死能不顧利害不是

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說得好○張南軒曰充虞人之心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

取之

蒙引曰、枉尺直尋、已是不可、枉尋直尺、尤不可也、然以求利者之心推之、夫既枉尺直尋、則其苟得之心、必至於枉尋直尺、而後已、然而甚不可也、故極其末流、而闢拒之。○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雖有枉小直大之辨、駁之不已、其終至大小皆不復計、不至壞天理、滅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末流而言之。○
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者凡四、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在左、或在右、此在何者、顧勝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為未晚、其謂設機取捷、不循馳道、又謂全是不意而取、弋不射宿之意、全無恐未是、
與小人乘、必詭遇也、詭遇非君子之所為也、故曰、戩不貫與小人乘、王良不貫與小人乘、乃與詭遇、獲禽者、激於天下賤工之言、為此以示其能也、
與射者比、舍馳驅之法、而阿比之也、故君子羞之、
蒙引曰、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不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

四書存疑

卷十上孟文

二四

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自為一條。又曰請開三代之下。冠裳魯望之流。得如此虞人與御者幾人。甚矣吾道之衰也。○又曰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誤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則是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兩句正是孟子之言。說了方以集註。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為

大大夫哉。

二子安見得為妾婦之道。其遊說諸侯。使相攻伐。全是因時君之所欲。而道之便。如妾婦之順從其夫也。

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入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

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看來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是能居廣居也。
 位是人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正位意。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

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夫言不疾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

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持身也。行大道，處事也。居如居室，坐如坐，立之位道，如入行之路，即此味之，體用可見矣。
 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遂充於己，在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道理。○淫，蕩其心也。移，變其守也。屈，挫其志也。貴不期驕，富不期侈，淫也。窮斯濫移也。雖褐寬博，吾不憚焉。屈也。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

泰山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全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四句是孟子櫛括祭義正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孟子解禮意士不仕則無公田之入故亦不祭蓋牲殺器皿衣服皆無從出故也不敢以祭則此心不得以自安矣此所以吊也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吊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吊其不得祭非吊其不得君也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君子所以難仕也蒙引曰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吊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全

男耕女織各有功事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男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不

然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待農之粟多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缺矣是以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寔民生日用之所由以濟也

先王之為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為人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去食不可謂為此求食只是無功有害而欲求食耳若謂為此求食則不通蒙引謂喪心病狂之人正為認作為此求食耳孟子之辨如尊梓匠輪與而輕為仁義及陶冶農夫粟與械器相易似此之類但遇他辨處便覺痛快雖是義精理明亦是天生他雄才如此不偶然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全

宋王偃欲伯天下是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自速其亡者也萬章以為行王政其識見可知矣使能行王政便如湯武矣天何強大之畏哉故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蒙引曰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又曰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想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群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也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蒙引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然亦唯何甚迫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也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

孔子瞰亡往拜寔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漢及亡意如齊王欲短喪公孫丑謂為期之喪猶愈於已則曰是猶欲紓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云爾此章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則以攘鄰人之鷄為喻此類甚多要是義理爛熟胸中挑閑變化不窮故能如此在他人則就事論事尚恐不足何得旁喻曲證如是之捷且又確切乎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鷄註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鷄何以異解在言外○
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全

天下治亂本乎人事氣化故註兼言之友復相尋氣化人事俱
有

小註輔氏說堯之治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
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治水雖是氣化亦由
前此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

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

蓋孔孟之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故曰天不生仲尼

萬古如長夜

洪水汎濫便龍蛇居之蓋水龍蛇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

之一治亦只此二項險阻既遠水不復為災也鳥獸之害人者

消龍蛇遠道也

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

復及龍蛇者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獨歸重在水上水由地中

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

行不復汎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為巢窟矣。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看下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可見饒氏曰通上下而言，愚謂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

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正與無缺是兩意。輔氏之說可玩。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亂比前尤甚，亦世變益下而至此。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城人之生，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屑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悖典也。名宰咺歸賂，以譏亂法。書履緌，送女以志喪常，所以定衆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言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者，皆是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

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
 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
 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將相食方是流
 弊和說誣民然後充塞仁義仁義在人心和說誣民則一心都
 是邪說仁義遂為充塞也率獸食人將相食小註以東晉清
 談梁武事佛來說最好方見得是寔事○朱子曰當時如縱橫
 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窟底若楊墨則害了人
 心須着與之辯也

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和說不得作蓋和說即楊墨之說淫辭
 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蒙引曰害於政害於事二次先後不必
 深為之說若自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
 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前既歷叙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提
 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獨曰夷狄者
 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引詩無父無君是周公
 之兩膺是時說已身上來故承之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蒙引曰正人心四句亦有序蓋人心
 不正所以邪說得乘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放矣行既放

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片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能言距揚墨。謂其能言距揚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

朱子小註。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揚墨之害。然涉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新安陳氏曰。況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揚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知孟子之深。孰能發其精意如此哉。此章於世道古今。聖賢精意。閱涉最大。宜精察深思之。

述章曰陳仲子全

孟子曰。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為廉矣。蓋如仲子之所欲廉。必如蚓之食槁壤。飲黃泉。一毫無求於世。然後可滿其志。然豈人之所能。雖仲子不免食粟居室。未必能如蚓之食槁壤。飲黃泉。則是亦未能也。仲子之所欲。何如彼君之祿。與室所以養賢居士。有何不義者。仲子緊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以此推之。必伯夷之所樹所築。然後居之。食之。若非出於伯夷者。必不食不居。而仲子所食之粟。所居之室。未必皆出於伯

夷則亦不義之類。是仲子亦莫之能也。曰以妻則食。以於陵則
居。正明其非伯夷者耳。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
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
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資。受食於齊梁。皆不
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典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
以為不義而不之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
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
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
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辭窮。反已深思。而得所
謂義者。自有在也。地日又以無親戚上下為言。其所以闢之者
至矣。

按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闢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揚墨闢
許行。同意。

終十終

四書存疑

卷十上孟滕文

三四

書不若

知於同而不一之受是知理之變也。以不變者為常。則
知於同而不一之受是知理之變也。以不變者為常。則
知於同而不一之受是知理之變也。以不變者為常。則
知於同而不一之受是知理之變也。以不變者為常。則
知於同而不一之受是知理之變也。以不變者為常。則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十一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全

此章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過未之有是
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言舍法無以

卷之十一 下 五 離婁

成治。二段言法所由立而治所當因也。凡事皆有個法度，規矩六律仁政，便是制器審音為治之法度。人所必由，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既竭目力一節，定承此言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正是為凡事無個法度，成不得，所以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為法度，以繼續之。由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皆因其成法去欲而利遂及乎天下。後世所以說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度之所由立也。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

蒙引曰：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鐘林鐘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二數之大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八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

也羽也角也必以大簇南呂姑洗之律而後正焉
堯舜之道即是仁心道是虛字此章上曰仁政下曰先王之道
滕文公篇前曰性善後曰夫道一而已矣這兩道字皆是虛字
與此一般○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
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
徒善不足以為政而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
先王之法咸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咸具備故遵之而不遺忘
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
也亦畧照過不能甚相貼

聖人竭目力是方圓平直之理目中見無不盡也竭耳力是五
音之理耳中聽無不盡也竭心思是治天下之理心中思慮無
不盡也繼字是接續意許多道理在聖人耳目心思之中若無
個法度來推行他都積住無由發出去及物惟創個法度去推
行他許多道理都由這出去及物此便是如繼續一般
蒙引欲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圓平直屬下文讀依
愚見準繩下用個以字文勢未斷况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
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住意亦未
完以為方圓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則規矩準繩立天下後世之
為方圓平直者咸取則焉方圓平直之用無窮也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則六律立天下後世之正五音者咸取則焉五音之用
無窮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政行於當時而澤被於當時政
行於後世而澤被於後世故仁覆天下蒙引或問聖人本身若
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用仁
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者矣此說是也又
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所及者無幾如古之良
醫有不用診脈不用古方亦能起人之疾如我太祖不用大
明律斷罪亦自當此說不是即先儒臆說也只竭心思而無仁
政決無惠及民何說無幾良醫不用古方能起人疾其所用
者即妙方也不由律斷罪此天資甚高暗與律合其所斷者亦
即律也

為高必因丘陵條是承聖人既竭目力條言聖人法度既為後
世之為治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
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
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

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而
 不信，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
 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泛常，肆意妄行，干名犯義，而無顧忌，故
 曰君子犯義，二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泛常，作好
 作惡，而干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
 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也。○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也，就是無道揆。

止猶君下指，匪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
 即臣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邊朝與臣
 無法守，邊下與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却兼無道揆，邊朝與臣

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

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
 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蒙引曰：道揆主義
 理，法度主法律，信道信度亦然。故君子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
 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來也。

家引謂下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此說似明切，但
 惠意竊謂未然。何也？下無法守，不但在朝之臣，在外百司庶府
 皆然也。人君亦安得人皆奪之，使不得行其法耶？且君雖曰

不行道何嘗不以守法責其臣所謂擬罪而反饒輕刑而加重者特出於一時之喜怒耳何嘗欲奪下之職而不與其守法也依愚見只是上妄為則下亦妄作如下文上無禮下無學之意耳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內道即理也禮即理之有節文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無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與言不好之民並起如黃巾紅巾之徒是也

息緩悅送之貌作事遲慢不謹飭也事君無義三句便是如此

泄泄猶昏在詩謂之泄泄在諺語謂之昏昏其實一也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詆毀先王之道謂不可行也責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裏面工夫人臣以堯舜之道望其君若非隨事陳納開道豈能有濟故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方向於邪吾開陳善道使君悅於是舍彼所欲而從我則邪心從是而息矣故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靠陳善齊王好勇孟子告之以大勇齊王好色孟子告之以與民同

以此之類皆陳善閉邪也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事

聖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欲為君盡君道兩欲字當急趕到下文兩盡字上說言欲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不可於欲為君臣處一讀謂欲為君要

盡君道欲為臣要盡臣道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是為

臣而不法舜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是為君而不法堯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意是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仁更無

別路可走使人於是致謹必常在於仁不致入於不仁去乃是

示理欲之方于人恐人之輕犯之也

上仁不仁並言暴其民甚以下文專就不仁者言上是舉理欲

之防以曉人下是著沒欲之戒以警人○名之曰幽厲通管身

弑國亡身危固削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章

上兼仁不仁說天子不仁條則專就不仁說者言不仁之必死

亡以致戒亦猶上章道二仁與不仁以後只言不仁也國之所

以廢興存亡亦然雖止言國大夫士庶人都該了古人文字只

說大槩不似後世計較排比蒙引謂天子一條是又自天子推

到庶人處、竊疑未然、信然則又欠仁一邊何也、
天子不仁一條、是言不仁之必死亡也、故承之曰、今惡死亡而
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言樂不仁、必不能免死亡、欲免死亡
亦仁而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章

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也、智識精明、
凡綱紀之所立、政事之所行者、舉合天理而當人心、則人無不
治矣、若夫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到、凡紀綱政事、所以治
人者、猶有未合天理、當人心處也、故必及其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是放開說、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如此、天下未必歸之、蓋修身尚有許多事、天下尚有許多
人、非容易可了、看本文皆字及註自治益詳、益字可見、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國是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是四方諸侯之國、四方之所取
則者、在京師、故曰、天下之本在國、漢史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是其驗也、王畿之所取、則在宮闈、故曰、國之本在家、宋史
曰、宮庭之地、四方所視、以為軌範、亦是此意思、○此即大學意、
孟子於此及獲上治民之類、蓋屢言之、可見其道學之源流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章

此章愚見是一意反覆說如大學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而
條相似謂君人者欲德教徧及於四海此到不難其要在正其
身以不得罪巨室耳誠能正身不得罪於巨室而致其慕則一
國慕之天下慕之而德教沛乎四海矣巨室之所慕以下只是
覆說上意不是解釋上意○一說不得罪於巨室一句與上為
政不難相應巨室之所慕則盡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以見為政
不難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全

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為
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
相雄長相役使耳大註有道之世只曰位必稱其德之大小而
不及役無道之世只曰以力相役而不及位互見也天者理勢
之當然在理當如此在勢不得不如此是皆天也
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事也是猶弟
子而耻受命於先師言不可得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承上
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
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則天命在桀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大德

大賢皆為吾役，又不但強大者為吾役。既言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又引詩是言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做，衆去抵當他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依蒙引作孔子之言。既引詩言文王之事，又說是猶執熟而不以濯一條，蓋致反覆丁寧之意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全

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也。正是說不可與言，慶遂承言不仁，惟不可與言，所以至於敗亡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去危而即安，去菑而趨利，去亡而圖存也。何至敗國亡家之有。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由不仁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皆其自取也。故引孺子之歎，孔子之言，而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終焉。又引太甲以明之。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夫人必自侮，是克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彛倫也。國必自伐，是般樂怠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章

先自失天下推至於失其心則得天下一邊可見矣故下文專就得一邊推言得天下之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者有人此有土也得其心斯得民者民引領而望之然後其歸也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也得其民得其心當如此看方有分別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其心也人之欲惡皆心也上之人苟有以順之則民得遂其心而樂屬於我矣故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欲與聚不但飽煖安逸之如其

願用舍賞罰凡百舉措之合其心皆是要說得盡所惡勿施亦

然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仁也如是則得其心得其民矣此便是民之歸仁也故承之曰民之歸仁民之歸仁正以所欲在此爾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民之欲倚以生者故以水就下獸走壙為喻下者水之壑壙者獸之所猶仁者民之依也以此為喻民所欲之意愈明矣

故為淵駭魚一節是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駭耳故為淵駭魚者獺也為叢駭爵者鸚也為湯

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故字分明是承上面意思說蒙引亦言二節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合乎此也故下文繼之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豈不是一項事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一節分明是承上兩節意思說謂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造為之毆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是虐無所逃避之時苟有好仁者作民必逃彼而從此是諸侯皆為之毆矣戰國諸侯暴虐其民視其君真有猶魚之於獺爵之於鷲畏之而無處可逃當時之君果有好仁者作能為民命彼必舍所畏而從我以逃生有若魚之投淵爵之投叢然諸侯皆為之

毆也

時至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民之憔悴於虐政已深當此而欲行仁致王真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時已後矣事勢已不及矣然及今畜之猶或可及苟為不畜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及今而志仁則猶可為也苟不志於仁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矣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奉以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為也上條言為仁之時

而猶可為也。三條嘆人之莫肯為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及覆嘆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自棄與自暴人品雖有不同其不能至道一也。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為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况有為乎不可與有為不可與言可知矣。

蒙引曰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禮義字面淺仁義字意深且全愚謂仁是禮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

仁人之安宅宜人居之也。義人之正路宜人由之也。自暴自棄便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也。哀哉二字令人有深省處。故曰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註親長在人為甚通。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邇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言道理本在邇也。而人反求諸遠事務本甚易也。而人反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為甚通也。親長是事在人為甚易也。使天下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親長其長而求之近且易

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
 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
 道而道之在邇也使親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
 有道親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為邇矣此孟子立言之意
 也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
 孟子所以欲使人之親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
 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長以身率
 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

孟子曰在下位而不獲於章

此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朱子小註說有道字太
 只開說為是

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寔理之在人
 者無不寔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
 二句總是言理本寔而人之當寔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全

此章是說文王善養老以致大老之歸而得天下之歸以諷當
 時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蓋行

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無不歸矣豈
不為政於天下天下皆歸則天命在我政自我行令自我出故
為政於天下

作典只作一下讀古人文字取其諧聲不若今人之拘如則可
謂云爾已矣既曰謂又曰云既曰爾已又曰矣豈嫌其重今人
乃欲於文王作處一讀以典屬曰字讀非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金

蒙引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率字還作率引說方活蓋為土地之
故殺人使其肝腦塗地直用肝腦塗地之義發出率土地而食
人肉之意

此章重率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為上刑連結諸侯是遊
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秦之類是也連結
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
為次闢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虧壞先王之良法美
意下則浚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下使
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
此三項皆當時諸侯所尚故孟子特斥之他時則以為民賊此
又以上刑次刑坐之聖賢救世之心也

蒙引曰今文廟十哲惟冉求未稱依孟子所論以次於上刑何乃與閔路並列而享萬世之祀天子夏子張輩當時嘗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至於曾子雖曰有若不足以當要之子游輩亦非胸中全無皂白者有子亦必優於子游輩故也而今陞顏子在四配乃進子張抑有若又不去冉子要皆未能帖服萬世士人之心也虛齋此說寔萬世之公論寔前人所未發故特表出之

冉求聚斂雖為聖門之罪人然與商鞅之徒尚差商鞅之罪以今觀之尤浮於善戰蓋萬世無窮之禍也此章之言特孟子一

時之論耳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此章重在觀人莫良於眸子言最好觀人是眸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揜其惡也下遂承言眸子不能揜其惡如觀人者若聽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惡不能匿矣既曰莫良於眸子又曰聽其言觀其眸子者必如是然後觀人之法始盡也張南軒曰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

四書子疑

卷十一下孟離婁

十六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此舉恭儉之所為以明時君之不然也言當時之君有以恭儉
自名者然我觀是恭者便不侮人儉者便不奪人今之侮奪人
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惡得為恭儉哉然則所謂恭儉者特
聳音笑貌偽為於外爾恭儉豈可以聳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其侮奪言欲侮奪人之甚也侮奪人當兼饒氏胡氏
二說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不可作寔德寔事說不侮人奪
人只是恭儉之所為爾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淳于髡承孟子禮也之言謂既如此今有嫂溺若援之以手則
犯禮亦將援乎孟子曰嫂溺不援則忍心害物是豺狼也其可
哉夫男女授受不親乃男女之間相遠別以避嫌疑杜患亂常
時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乃死生危急之際狂奔疾呼盡力以
救人於死一時之權也何也事有緩急所以處之當有重輕尋
常無事之時則男女不相授受嫂叔不相通問不辜嫂氏溺水
生死在於目前若拘遠別之禮不引手一救是豺狼害物者之
所為豈人也哉就二者稱量之則避嫌為輕救人為重於此必
常用權以稱度取重而舍輕引手援嫂於危急之秋別嫌慎微

之禮始不暇顧此嫂溺援之以手所以為權而聖賢之所必用也
淳于髡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語而因以折之故有今天
下溺矣夫子不援之問言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復守先王之正
道猶從權以援嫂不可復拘遠別之禮也不知天下之溺與嫂
雖同所以援之與嫂實異援天下之溺以道援嫂之溺以手失
手不可以援嫂失道不可以援天下如欲枉道以援天下則先
失所以援之其惟當以手救之耳而天下非手之所可援也
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
可行于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變
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髡謂今天下
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是認權在道之外欲孟子舍道從權以
援天下是必枉道徇人以濟一時之事功爾不知直道守己所
以治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而時不可濟矣使孟子而從權以
援天下如淳于髡之所云則是戰國之士權謀術數之所為援
天下之具先失矣何足以援天下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此也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蒙引謂此為常人之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恐未必然以堯為君而有丹朱以舜為父而有商均以文王為父而有三叔豈非聖賢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一條意思與上文一般是引成語爾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始言事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守身則能事親二者合上分輕重說大意是說事親必本於守身也

事親事之本此事親所以為事之大也守身守之本此守身所以為守之大也

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

親之則也過文當云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

曾子可見矣

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爾故

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

則是皆為事親而教也

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

耳曾替志在及物意思甚好曾子為能體之故謂之養志凡父

母之志所欲為如魯替者皆將順以成之是亦曾子也事親皆

曾子者可也言庶可盡其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童

人所以不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間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未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未流只就本原上理會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也莫不仁莫不義指用入行政說用入行政何處見得是仁義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仁義一正君而國定人是再開一步說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仁意國定則其效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行修而致譽理之常也其間亦有未脩其行而偶致譽者是謂不虞之譽可見譽未必皆寔也行虧而致毀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謹身修行求免於毀而反致毀者是謂求全之毀可見毀未必皆寔也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註以修已觀人者發之意已足矣輔氏說不是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此為常人言非人盡如是也故註謂有為而發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此古今之通患也。然孟子之所患已之患也。今之為詭異之學者，一見其師，未得其所以言，便號召生徒，高坐妄談，其患不但在已而已。世道之趨，一至此哉。

樂正子造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曰：昔者意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則絀，此言也。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故有舍館未定之辭。此樂正子之未見道處也。其勇於受責，則過人遠矣。

孟子謂樂正子章

不早見長者之罪，小造子敖失身之罪，大先責其小者，而後及其大者，言有序也。

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為省糧食之費，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以身造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不告而娶為無後，此所以與告同也。蓋告而後娶，孝也。為無後而不告，以續宗祀，孝之大也。此是用權處。蓋權所以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平，以繼祀與稟命較量，則稟命輕而繼祀重矣。故

舜之不告，沒其重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章。

莫是切寔，對浮泛說。事親泛，所以為仁義之寔者，以其為良心之發。獨切近而精寔，不比其他之泛，而已。今如人皆當愛也，其愛吾親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人皆當敬也，其敬吾兄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此見仁義之寔處，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知之而守固，是智。行之有品節文章，是禮。然求其為智禮之切寔處，則將奚居？父兄天性之至親，孝弟人道之大本，其能知而弗去，能節文固是好然亦泛者耳。求其切近。

而精實者，則莫有過於孝弟也。這樂與仰不愧、俯不怍之樂不同。這樂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惡可已許多，事故曰尚在工夫上，若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又在乎舞足蹈之後。故曰是效驗。○和順泛容，無所勉強，即是樂。○生是自然發，生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去愛親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個勃然發生出來，如草叢生枝長葉一般，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也。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處，則苦其難，而自沮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為慶。

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難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

手舞足蹈是至樂之形見處凡人到樂處自然有此只是脚輕

手快意思今以粗者驗之如人幹一件事到樂處亦自脚輕手

快况學者之於道乎○手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

脚輕手快便是此蒙引說可謂得其旨矣

此章五個寔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寔是以

其寔○其寔者為寔也智禮樂之寔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

上不同仁義之寔是個本領智禮樂之寔却是為此底工夫故

提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

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此章首一節只是后章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意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衷

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

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舜之心與瞽瞍之心一而未始有違

也然必論親於道然後能如此若親未能歸於道心安能與之

一得若與之一是阿意曲諛而不孝也順親之義當如此看蒙引說亦好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此章是說古今聖人之道獨言舜文者舉二人以類其餘也故既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蓋余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鯀寡孤獨即舜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迹論不必用如用之則有不同者說不得矣

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以其獨盛者言也舜起匹夫而為天子文王起百里而三分天下有二尤人所難非其德之極盛不能致此故獨舉之堯與舜雖不可置優劣然舜以匹夫而致此尤難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全

曰聰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也乃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據
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因子產乘輿濟人之事而譏之曰此但行小惠耳初不曉
得為政也先王之為政也當歲十一月則徒杠成十二月則輿
梁成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何用乘輿濟之哉夫上之所
以利民者政而已君子誠能平其政凡所以愛養斯民者既無
不虞下而至於橋梁道路之修亦未嘗缺焉則惠之所及者廣
矣是誰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分所宜而不為過何
必以乘輿濟之哉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焉得人而乘輿濟

之夫欲人以乘輿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如此則人多曰少
亦不足於用矣

惠而不知為政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
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
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
人焉得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
人意有三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只就溱洧說謂通國中之
水不止溱洧者非是

乘輿濟人之說。當以黃氏日抄為定論。曰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慕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已濟。而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云。此說可據。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全

據孟子此言。人臣之報其君。殆有甚焉者。陳潛室說得。好。孟子此論。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決不以是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齊王禮為舊君。有服之問。亦問得好。言禮於舊時之君。尚為之服。焉有見在所事之君。乃如此其薄。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言。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朱子曰。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也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可見是在諫行言聽之外。使人導之出疆。一有禮也。先於其所往。二有禮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有禮也。先於其所往。如蒙引所疑。亦是然人臣去國。其君不忿。諛毀於他國。絕其仕進之路。往。有之。則賢

者不樂於吾國一時不能晉先於其所往尚懸田里以待之亦固有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無罪而殺士其勢必及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其勢必及於士故士可以徙輔氏曰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返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莫不仁莫不義仍依上章作用人行政說君人之事亦無出此

二者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謂非禮非義者不同非禮非義是為人全不在道理上更不說禮義之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為人在道理上講論禮義必欲行之但體認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蒙引曰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意薰陶善以導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對始得

孟子曰人有不為章

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寔用若平居齋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只模稜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如伊尹必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湯伐夏以救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卽深虧細行後來得時遇主雖有功業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著封禪書以慙人主之侈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權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則人亦言己之不善甚者以不肖之心乘之者有之故曰譬如後患何註曰此亦有為而言良是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章

註本分字是為本文已甚字用重物皆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是於本分之外有所加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過分過分便是已甚故不為己甚是於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蒙引說最好南軒亦是但未盡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是猶刻舟之求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於舟則知

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果矣故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信果也。○必信必果是膠固不知時變惟義所在是隨時通變不膠固譬如夏葛冬裘當因時宜今必欲穿裘雖遇夏亦不變得乎。蒙引曰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由則尚有許多事此只是個事由耳。○只是

則更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有此分別。蓋大人尚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大人之純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子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能有誠道理。○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以不重在通達萬變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當讀去聲方是。猶今云把他當事也。

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陳氏之說。發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不已。有欲到那至善地位。道是進為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而已。自得是自然得之。不待費力也。深造而不以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固無由自得。以道而不

深造則工夫鹵莽雖能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徑悟速化之理欲其自得亦未能也惟以道深造則既得要領而工夫又到將見力到功深超然領悟積累多後脫然有悟而理自然得之於已不待強探而力索矣○天下事都不由人強成得功力到時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熟不但為學教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又曰天之道浸杜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浸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有得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蒙引曰論自得者可把此鷄抱卵出雛為譬或問朱子曰必時見鷄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逆裂而出全不待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正印也○此當以養氣勿忘勿助來參看自得則非助長助長則非自得矣自得之則居之安此理最好認義理出於強探力索而非自得

不久遺忘矣。是居之不安也。自得是泯心止生底理。即心即理。豈有遺忘之理。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藉也。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為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為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是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資之深。看來只當根自得說。不必根居之安說。居之安只是過路耳。蓋道理既自得。則生之不窮。源頭滾滾。隨他甚樣事物來。吾心之理皆有以應之。真個足為吾資藉。真個所藉者深遠無盡。

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中足為吾資藉應用。這便是原及吾要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其原。蓋原是那本來底物。逢其原。是撞着那本來底物。○左右註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寔取之左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一般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皆備。日用間在人所取。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原有道理。在撞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個道理在撞着。左之右之。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不有個本原底道理在撞着。這

便是取之左右逢其原註至近而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個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近而非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着落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理也事皆有個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皆有個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都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不待鑿深然後得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相因而至無次序自得後便有此小註說有節次恐未是。

此章當兼知行說人多作知一邊說非是。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章

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主於一自其萬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即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仰觀於天日月星辰雨風雷露之類其理不同而為天之理一也俯察於地水火土石南北高深之類其理不同而為地之理一也中觀於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類其理不同而為人之理一也合天地人之理而觀之三才之理不同而為太極之理一也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然非揣摩

億度而能為此說也。必銖而積，寸而累。待夫工深力到之後，一旦豁然融會貫通，有以見夫天下之理本無二。然後見之言也。得統宗會元之妙，無繁瑣支離之病。若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周子曰：吾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此真能說約者也。博學詳說，則是銖積寸累之功。所以造夫融會貫通之地也。上章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即是此意。但彼兼知行，此只是知。反與約都是對博說。蓋自博而反歸之約也。說是其寔口說，須知是中心見得。方口裏說得尋常說反說約，都是說得融會貫通一句。下文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一句，都鶻突了。○學到能說約時，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庸論孟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子史百家之不精於道者，皆此理也。蒙引東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大學而深造寔踐之，固成個聖人一段。正是此意。○反說約，依蒙引思無邪無不敬之說，只是知要，不是洞然一貫之意。仁者人之理一段，道理固是，然太破碎，不必如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以善服人。與以善養人者，分明是兩樣心。其為善亦迥然不同。以善服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

其為善亦只是欲以是去勝人。不是見得善是戕之所當為。非
出於誠心。正伯者之所為。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
踐土而率諸侯以朝王。是也。以善養人。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
善於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寔見得是戕
之所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此。正王者之所為。如湯之於
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是也。以善服人。亦服得人。如齊桓。晉文。當時諸侯亦皆服他。但未出
於中心之誠。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所以能服
天下者。緣他一心。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生。無不養。物之被其
生養者。亦皆感其恩。戴其德。無不玉應。如所謂春風被物。蒙
其養。無不應者是也。古之王者。如湯之於桀。初進伊尹。亦是欲
輔他為善。未嘗有謀之。心及不得已。然後伐之。以救民。天下
之人。亦知其志在救民。非富天下。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莫不
玉應。後志而歸服之。信乎以善養人之能服天下也。
問以善服人。與以德服人。似無甚異。一則曰。未有能服人。一則
曰。中心悅而誠服。何以異。曰。以服人與養人者較之。則見得服
人者。是有心與養人者不同。以德與以力者較之。則見得以德
者。是不以力與以力者不同。其異處在此。

四書存疑 卷三
蒙引曰、此章蓋為當時國君者言之、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指百姓、愚謂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之人、俱指平等言是也、其曰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依前說、兩寔字皆同、依後說、則兩寔字不同、所以集註先爾說、蒙引有曰、蔽賢固不祥矣、弑父與君不尤為不祥乎、而惟謂蔽賢為不祥之寔、何也、愚謂弑父與君雖不祥、其惡顯、然人皆知之、其害只一時、蔽賢之言、隱而難知、人君不悟而入之、害及天下、國家以至無窮、此孟子所以特以不祥歸之也、

孟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細考此章曰有本者如是、又曰苟為無本、又曰聲聞過情、通章意思都重在人當有寔行上、故集註每提掇此意、新安曰有本者指源泉、如是指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荅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則與盈科而後進者異矣、其涸也可立而待、則與放乎四海者異矣、聲聞過情、無寔而將不繼、猶雨集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也、故君子恥之、曰君子恥之、則非

仲尼之所取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為此語以警人，使人知人之所去禽獸者不遠，當求所以存之，無蹈於禽獸之歸也。蒙引曰：集註云：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寔在於此。則知孟子之所謂幾希，其指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註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寔無以異於禽獸，便是本孟子之意來解也。○戰兢惕厲是存之工夫，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

問聖人無所不至，舜於人倫則察之，至於庶物則但曰明而已。

然則有所未至乎？曰：聖人之知雖無所不至，聖人之存心則有

詳畧。曰：明曰察，以其存心言也。

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

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倫庶物之理各有其宜，義

也。

蒙引曰：集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

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言由此而行出來也。

曰：仁義行，這行字不着力；行仁義，行字着力。此安勉之分也。聖

人之心一理渾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是仁義已根於心也待感物而動則據其中之所存者而發之於外都是他本來面目不曾改頭換面故曰由仁義行言由那本來底行也故曰不着力行仁義是仁義未得於已總用功去行他欲使其得於已故曰着力

孟子曰禹惡旨酒金

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執中與賢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修己也不泄邇與不忘遠對一明明白

惡旨酒以其足以害治也好善言以其足以為治也索引曰此

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數其事而稱之矣

此云執中以己發言與中庸之中稍異故註以無過不及解之湯立賢無方在用伊尹上見得自古未有起自匹夫遂作相者可見是立賢無方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想皆祖此文王惠鮮鰥寡發政施仁必先窮民視民如傷可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望道如未見之驗也朱子曰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愚謂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

事言如日月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適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其有不合。蒙引於四事之外說。余初不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可同。未見有不合者。惟四事之外。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校庠序之異。義以此之類。不可盡窮。以沒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本文其

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古今異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可行於此者。或不同於彼。是其事不合者也。然道以時趨。理隨勢轉。可行於古與彼者。古之道。彼之理。可行於今與此者。今之道。此之理也。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害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樂禮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公之仰思者。思此也。幸而得者。得此也。

摠註愛勤惕厲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之說是朱子看書如此孟子說時未必有此意細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一節只是叙群聖之道而以周公承之爾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全

詩曰雅詩曰也詩有風雅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雅者朝會燕享之樂受釐陳戒之詩也王者迹熄則朝會燕享不行無復受釐陳戒之事矣焉得有雅詩其間大夫君子雖有作若黍離之類然其氣象萎蕭亦與列國之詩無異不復得入雅矣故雅詩於是曰也

雅詩既曰則上陵下僭誼淫放而亂賊橫人欲肆而天理滅聖人於是即魯史舊文而修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此春秋所以作也新安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降為十五國風其說是也又曰其事遂始載於春秋其說則非何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自伯禽受封雅詩未曰之時已有之豈待至雅詩既曰而後有耶聖人特即魯史舊文而修之以為經故謂之作耳

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曰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伯迭興主之此獨

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
 人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作王者之義不是
 義者事之宜春秋之當褒當貶當予當奪以至抑揚進退皆有
 至當恰好者在即是事理之宜而為春秋之義也聖人舉魯史
 之舊文而裁取之其間褒貶予奪抑揚進退舉凡立例時措
 宜皆出聖人胸中之經濟所謂立法制斷自聖心游夏不能
 贊一詞也易傳序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
 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揚或奪或
 予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是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觀此春秋之義可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全

同父兄弟為親服朞年同祖父兄弟為初朞服大功九月同曾
 祖父兄弟為再朞服小功五月同高祖兄弟為三朞服總麻三
 月
 首一節只是欲明聖人之澤尚存爾故承之曰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淑諸人言把孔子之道私竊以善其身
 於在人處註嫌其句倔且長難讀故轉用之曰得聞孔子之道
 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孟子曰可以取章

初曰可以取後曰可以無取則無取為是而取為非故取則傷廉餘做此○傷廉不及也傷惠傷勇過也故曰過猶不及註用固字然字有分曉矣朱子小註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章

此章為取友而言其說始無病若論其他便有不是處必如程子之論道理始盡

孟子曰西子章

此如詩六義之比西子蒙不潔如善人之忽為惡也惡人齊戒沐浴如惡人之能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章

故訓已然之迹是已往之事也今謂故紙故事皆是此意然以情為故似少差蓋故是行過底事乃在先者情是方發底事乃在後者要此以情為故是即其可見者言不論先後也性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自故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故者以利為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

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摠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鑿也下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鑿

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測也苟即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况事物之近苟即其故求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註曰何以穿鑿為哉摠是申言第二節意○日至之度當

你已往者說，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遂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
從源頭處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
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
自然之不難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進而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己也。乃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

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叙列班行，階有許
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固是一班
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
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王驩固孟子所不與言者，然此時所重在禮，雖非王驩，想亦不
能與言。與驩言，自是眾人失處。孟子此言，所以明朝廷之禮，而
警衆人之失也。然非王驩之不悅，想亦未必言。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言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其所存心者，仁禮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搃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

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恒敬之愚意四句一氣緊下說下是欲超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朱註却於此分仁禮之施仁禮之驗。覺贅蒙引曰疑似叮嚀之說亦似不然學者細玩之自見得

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有禮者則敬人。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施則必報。乃理之常。君子仁禮之施。不得愛敬之報。是必吾之未能仁禮。故以自反也。自反而仁禮矣。猶不得愛敬之報。是必仁禮之不忠。故又以自反也。自反而忠。猶不得愛敬之報。則在己之道已盡。在人之橫逆。亦可以為妄而置之度外。若在己未能盡道。遽以人之橫逆為妄。則在人未必妄而已。適為妄人爾。此皆是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忘處也。○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於禽獸又何難焉。言不必為之難也。如何難。因他橫逆。心中為所苦。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是被他難也。人之橫逆。恐我猶有未盡處。且為他難。既是妄人以無不是處。故不以為他難也。蒙引曰。前而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為他難。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槩括上文五節之意。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穩在三自反之內。蓋其所以自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辭雖未及。意則已諒。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只是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自反而忠。非有外也。

禮自反而忠。非有外也。
禮上能化其頑嚚之親。下能化其傲弟。故可法當時而傳後世。我不仁。未能解人之橫逆。是未免為鄉人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下當貼一句云。當自無患。然後云。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註君子存心不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患。○或曰楊氏謂孟子之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朱子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

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忍其無修省之助、而陷於苟且頽惰之域矣。愚按朱子之修己工夫切實、每如此。今之士大夫行不離市人、動輒以聖賢自處責人、其自反何如哉。

禹稷當平世章

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不知為政、先置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二句一般。

此章大意謂禹稷顏回一則進而救民、一則退而修己、其事不同矣。然其寔禹稷顏回同道、何也。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任治水之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不能盡職、而溺之稷任教稼穡之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不能盡職、而飢之。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故得浚容、獨樂於陋巷之中也。可見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修己、是其道當修己、所以為同道也。

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修己、其救民、其修己、所處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此事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之

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則一也、故禹稷顏回救民修己不同、而同於道、曾子子思遠害死難不同、而同於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於仁、齊薛宋之餽金辭受不同、而同於是、豈惟是哉、古先聖王因時為治、立法割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思質文所尚不同、而同於禮、咸英韶濩之樂不同、而同於和、唐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同、而同於義、以至三代而下、伯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皆隨時足以為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

稷顏回同道之旨矣、

此章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泛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若人各一其心、如楊子取為我、墨子兼愛、則同室有鬪、而不知救、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所為各滯於一、而不達於道、不得為同道矣、故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曰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摠註曰、聖賢心無不異、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理、

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愚此說與蒙引異。蒙引就把心當道說。於集註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聖賢之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意，俱不合學者詳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章

此章五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辱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有可絕

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

魯子居武城章

侍先生如此其忠且敬當此曰此門人私議之辭非對魯子言也故魯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所見解之魯子師也師有父兄之尊焉有父兄而死子弟之難其遠害者理之當然也子思臣也臣則微賤豈可不死君之難其死難者理之當然也故曰魯子思同道

諸子曰王使人問夫子章

堯舜與人同只是同此形同此性也但堯舜能盡其性而踐其

形與人始異耳

陳氏曰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寔相表裏但其意包含而未盡使儲子再問孟子必傾倒盡發之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全

南軒曰驕妻妾者徒知得富貴之可榮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此章如月攘一鷄之說或是孟子口頭語當時或未必有是事

